



张震回忆录 下

解放军出版社

张震回忆录

(下册)

张震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震回忆录 / 张震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3.10

ISBN 7-5065-4496-2 / K·471

I. 张... II. 张... III. 张震—回忆录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81064号

书 名 张震回忆录

著 者 张 震

出 版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 邮政编码100035)

制 版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发 行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开 本 965 × 1020 1/24

印 张 40³/₅

字 数 640千字 图片327幅

版 次 200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11月深圳第1次印刷

印 数 1 - 15000

定 价 99.00元(平装上、下册)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调换)

目 录

第七章 军事学院十五年	1
入学战役系	1
留任副院长	13
在院长岗位上	33
“文革”之初的磨难	46
第八章 江汉“三部曲”	71
“蹲点”在武钢	71
在葛洲坝工程指挥部	82
返回军区管训练	105
第九章 在总后勤部	118
改行搞后勤	118
在拨乱反正中前进	129
“两个面向”、“两个服务”	141
青藏万里行	148
自卫还击作战的后勤保障	165
改革军队工资制度	173
探索后勤现代化	179
第十章 在总参谋部	190
重返“参谋”岗位	190
“801”会议	193
华北军事大演习	203

召开全军参谋长会议	213
东北边防行	226
改革军事训练	231
努力开创院校建设新局面	250
艰巨的“消肿”之举	263
第十一章 创办国防大学	272
领受筹建任务	272
确定办校方针	278
迈好第一步	287
统一教学指导思想	304
建设“冲锋陷阵”的主力军	319
抓好科研这个“突破口”	327
走出校门，走出国门	336
第十二章 军委五年间	356
一个意外的决定	356
确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	360
发扬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	366
加强干部队伍四化建设	375
深化教育训练改革	387
整顿生产经营	398
驻军香港	411
深入部队搞调研	422
写在结尾的话	440

第七章 军事学院十五年

入学战役系

1954年底，我又回到南京，成为人民解放军最高学府——军事学院的一名学员。学院坐落于南京紫金山下，我在这里学习3年，尔后又工作了12年，我军旅生涯近四分之一的时间在此度过，因而对她有着特殊的感情。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就深深感到，人民军队的建设进入了新的时期，现代战争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如果不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现代军事知识和科学文化素养，将难以适应军队建设和现代战争的需要。所以，早在华东军区工作时，我就要求离职到院校学习，但未能如愿。

到总参作战部后，工作内容和范围大大拓宽了，大都是全军性、战略性的问题，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给我军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古人云：书到用时方恨少。面对新的情况和任务，总觉得过去积累的一些东西不够用，所以入学的愿望更加迫切。有一次，我参加军委组织的战役教练，这是当年学习苏联时使用的术语，后统一军语改称战役训练。训练科目是集团军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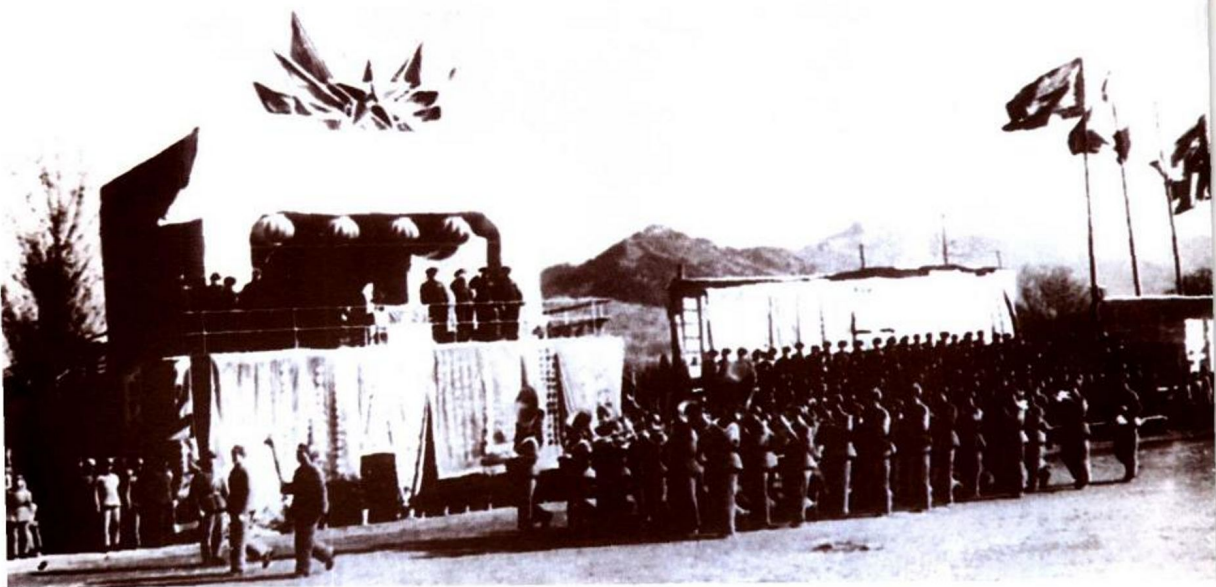
攻战役。军事学院刘伯承院长亲自讲授了战役法，使我受益匪浅。集训期间，他对我说：“这次战役教练我来主持，参照苏军的做法，以后应该由你们作战部负责。”我听后，顿感有些压力。战争年代自己虽然参加过一些大的战役，但现代战争的知识远远不够，对现代条件下的正规的战役教练怎么组织，心中更没有数。回京后，我即向彭德怀副主席提出，希望能去军事学院学习。彭总笑着说：“你们这一级干部，是毛主席管的，我怎么管得了。”听得出来，他是在婉拒我。

1954年8月，听说军事学院战役系即将开学，我便再次向彭总提出上述请求。直到11月初，他才“开恩”，批准了我的报告。开始，组织上曾考虑让我去苏联学习。粟裕同志劝我，还是在国内学习为好。最后，他们研究确定我到军事学院战役系。

军事学院的创办者刘伯承元帅，参与领导过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任中共西南局第二书记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同志深明培养军队高级干部的极端重要性，1950年7月向军委写报告，自荐去办陆军大学，获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批准。刘帅的这一举动，全军高级干部都很佩服，敬重之情更增。

记得在1950年11月，刘院长来到南京，着手筹建军事学院。那时，我还在华东军区工作，曾专程去下关火车站迎接他。后来，刘院长选择校址、筹置营具，凡建校之初需要军区协办的事务，我都根据陈毅司令员的指示，只要是职权范围内的，要什么给什么，全力予以支持。

1951年1月15日，军事学院召开成立大会，我也有幸应邀参加。那激动人心的场面，深深印在自己的脑海里。陈毅司令员受中央军委的委托，向军事学院授军旗。面对庄严的军旗，刘伯承院长肃然起立，整理军容，雄姿英发，健步走到台前，右膝跪地，双手捧起军旗，亲吻下角，然后起身立正，郑重地从陈毅同志手



1951年1月，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

中接过军旗。从那一天起，新中国的将领们都为我军有了正规的高等军事学府而欢欣，也企盼能有机会到这里来学习、深造。

开办战役系，早在刘院长的擘画之中。在1953年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他专门讲了培养高级将领对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刘院长认为，我军的高级干部是国家的栋梁之材，是安危所系的人物。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时，要靠他们来掌握局面，掌握指挥。在这次会议上，他具体介绍了军事学院举办战役系的设想，计划招收30到60人，主要学习政治、战略、战役、我军战史和苏军战史等内容，培养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级人才。他还深情地呼吁：“希望年壮的将领有机会来和我们一道学习。我虽年纪大一点，但仍愿意同诸位年壮的同志一起学习。”刘帅此举，很有远见。

我被批准入学后，由于作战部有些工作尚需处理、交接，直到12月下旬，我才赶赴南京。说句玩笑话，这次又是一个“迟

到”的学生。

我入学时，军事学院的领导只有刘帅一个人，既是院长，又兼政委，里里外外一把手。次年3月，军委为刘院长配备了助手，由陈伯钧任副院长、钟期光任副政治委员。

报到后，学院给了我一份战役系学员名单，共52名。他们是：丁盛、王道邦、邓少东、卢胜、匡裕民、江燮元、刘忠、刘震、刘永源、刘贤权、刘转连、杜义德、李天佑、李夫克、李化民、李成芳、李作鹏、杨尚高、杨得志、吴克华、吴富善、何以祥、张祖谅、张翼翔、陈宏、陈先瑞、陈锡联、罗通、罗元发、周志坚、赵俊、查玉升、郭鹏、贺晋年、贾陶、贾若瑜、秦基伟、梁仁芥、黄荣海、黄新廷、萧文玖、萧全夫、萧永银、韩先楚、温玉成、曾思玉、谢明、谢振华、詹化雨、廖汉生、谭希林和我。

这批学员中，吴克华同志和我二度同窗。他早年在赣东北参加红军，作战勇敢，指挥坚定，辽沈战役中著名的塔山阻击战就



1986年11月，我和龄松与吴克华、张铭夫妇在一起

是他直接指挥的。军事学院毕业后，他先后任济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军委炮兵司令员，“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1975年后历任铁道兵、成都军区、乌鲁木齐军区、广州军区司令员。他的女儿布生和小阳自幼相识，后结婚成家。1987年2月，克华同志不幸因病逝世，军委首长派我和总政朱云谦副主任专程到广州参加他的治丧活动。我为失去这样一位老同学、老战友而深感悲痛。

战役系学员的年龄多在40至50岁之间，都是军职以上干部，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和考验，有着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和较高的政治素质，也善于独立思考，不少人是我军赫赫有名的战将。不足之处，是文化水平还比较低，缺乏系统的军事理论学习，对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知之不多。

就我自己而言，以前从未系统学习过。连年征战，很少能坐下来认真读书。1937年到抗大学习，也仅是几个月的短期培训。年逾不惑之际，能暂时离开繁重的工作岗位，专门拿出3年的时间系统学习军事理论，特别是有周密的教学计划，有优秀的教员教授，机会十分难得。因此，对这次学习，我倍加珍惜。

对我们这批学员，军事学院在生活上给予了特别的关照。由于我们的学习时间比较长，学员的职务比较高，年龄也相对大一些，因此允许我们带家属，均安排住在宁海路一带，每家一幢房子。由于我到学院报到时间晚，房子已经分完，就暂住在颐和路8号，房产属华东军区。后来，移住莫干路6号，直至离开南京。学员住地离院部较远，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约有10里路。所以，学院就在宁海路附近找了一幢房子，即解放前国民党为美国特使马歇尔的随员准备的办公用房，作为小组的课堂。后来，还盖了一间简易大教室。

但是，学院对我们思想上、学习上的要求，却是相当严格的。刘院长曾多次强调：“唯其是高级干部，更应加强领导。对他们放松了，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相因成习，积重难返。

我们对他们的最大照顾，是保障他们能学到东西。”在照顾我们很快安好家后，他就按照打仗的要求来严格规范学员的行动。

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刚入校时，学员坐的是皮沙发凳子。刘院长看到后，说：“当学生的，就是要坐硬凳子，屁股那么娇贵呀？”他还引用“慈不掌兵”的古语，来说明这个道理。此后，我们就都换成了硬凳子。外出作业时，学员都提着马扎，背着图囊。小孩子们看见后说：“哎呀，老伯伯怎么还背着书包上学呀？”无论平时测验，还是年终考试，对学员都一视同仁，没有因谁年龄大一些、职务高一点而给予特殊的照顾。当然，我们也都自觉，能认真遵守学院的规章制度，尽管住得比较分散，但上课时没有一个迟到的。

战役系第一年为预科，总训练时间为1200小时。根据“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部队文化教育总方针，将六分之五的训练时间用于补习文化，目的在于“提高学员文化水平，学会识图与要图调制，为升入正科，学习现代化军事科学与政治理论打开门径”。这也是刘帅的思想。他多次强调：高级将领的文化学习特别重要。我们工农出身的同志，如果只是政治、经济上带头翻身，而文化上不接着翻身，那就不能掌握科学，不能以军事科学来保卫国防，就是非常不完全的。

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刘院长主张因人施教，把学员分别编为甲、乙、丙3个学习组。甲组入学时为初中三年级的语文、初中一年级的数学，乙组为初中一二年级的语文、小学五六年级的数学，丙组为小学五六年级的语文和三四年级的数学。我被编在甲组，要求结业时能够达到高中三年级语文和高中一年级数学的水平。当时规定，不需补习文化者，可以不参加预科学习。所以，我们系第一年只有30多人入学。

文化课共设4门，即语文、数学、理化常识和地理。授课以学习组为单位进行。

语文课，主要是讲解语法、修辞和写作等基础知识。按照“精读广看，常写文章”的要求，划分若干单元。采取讲、读、写三者结合的教学方法，求得逐步提高。教员羊达之是从南京大学请来的。他很有学问，教得也很耐心，一个“人”字，可以讲上半天，旁征博引，头头是道，生动有趣，听几个小时也不感到乏味。

数学课，主要是学习代数，学到一元二次方程，还学了平面几何和三角函数。教学中，采用“讲解、研究、练习、总结”的办法，对于难懂的定理、定义、公式，尽量利用实物图解、模型等配合，使大家循序渐进，熟悉演算方法，学起来也蛮有意思。

理化常识，主要是学习与军事有关的物理、化学的基本知识，如力学、电学、火药、化学战剂等。教员从我们所熟悉的自然现象、生产知识和生活经验讲起，进而归纳、上升到理论，并尽可能地联系军事实际，如对原子弹、化学武器的防护等。教者能举一反三，听者也觉得深入浅出，有滋有味。

地理课，主要是学习自然地理，包括本国地理和外国地理。在此基础上，重点学习军事地形学，特别是识图、用图与要图调制，以及军队标号等。这就好懂一些，因为打仗离不开地图，离不开对地物地貌的了解，许多还是参谋业务知识。军队标号，过去一般用英文字母，但当时学习苏军，用的是俄文字母。于是，我们又从字母开始，学起了俄文，进而学习俄文军队标号。

文化学习除课堂讲授外，语文、数学均留有作业，以消化所学的知识，就像中学生的家庭作业一样。不过，由于自习时间比较多，我大都可以在自习室里完成。一年下来，作业本就有一大摞。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作业本我仍保存着。这毕竟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啊。

入学第一年，学院的课程安排，既以文化课为重点，又穿插进行一些其他方面的教学活动，方法很灵活，对提高学习效果，很有帮助。那时，训练大纲明确规定以“自学为主”，要求学员

发扬勤学苦练、独立思考的精神，自行练习，自写作业。在自学的基础上，各学习组开展互助，遇有不懂的问题就集体讨论，通过讨论仍解决不了的，再由教员讲解。同时，还采取了“教员约学员、学员约教员”的办法，进行课外辅导。一年下来，大家的学习热情都很高，文化程度提高不小，为尔后的正科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5年9月1日，我们转入两年的正科学习。学员重新编为4个学习组。第一组组长陈锡联，副组长李作鹏；第二组组长廖汉生，副组长张祖谅；第三组组长谭希林，副组长吴克华；第四组组长是我，副组长温玉成。班主任由杨得志兼任。后来，院部又派孙继先同志为副主任。他俩既是领导，又是学员。另外，还有专职协理员桑子楨。

刘院长亲自抓训练计划的制定。他要求我们在深入研究苏联军事科学和毛泽东军事著作的基础上，深入研讨战役法，研究战役中各兵种的使用问题。所设课程，是紧紧围绕“以培养成熟的战役指挥员为目的”来安排。政治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等；军事课，有军兵种知识和集团军、方面军战役理论等，内容十分丰富，科目种类不少。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教员们的讲授，自己觉得以往的一些零碎的经验更加系统了，过去尚不熟悉的东西得到了补充。比如，我们过去打仗，主要靠步兵和一定数量的炮兵，在战役指挥上多是研究步炮协同问题，到了解放战争，我们才从敌人手里缴获了少量的坦克、装甲车，并着手组建海、空军。因此，对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经验比较缺乏，理论上也不够系统。这次，我们不仅学习了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兵种的运用，还学习了航空兵等军种的运用。特别是着眼现代战争的需要，研究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攻防战役及其组织指挥，研究陆海空三军合同作战，以及研究如何防原子、防化学武器的袭击等。许多都是

新东西，所以学起来感到很新鲜，也很有收获。

由于需要掌握的东西太多，训练计划安排得比较满，我们的学习显得十分紧张。好在大家正值盛年，年富力强，不管课程安排得多么紧，都认真读书，刻苦钻研，紧紧跟上，谁也不愿落后。各组学习气氛都十分浓厚，加班加点是经常的事情。

后来，学院听取学员们的意见，对训练计划作了局部调整，减掉了一些次要的科目，有些科目缩短了课时。比如，方面军防御战役，就从原定的248个课时缩减为92个。这样做，使课程重点更加突出，保证了教学质量，受到学员们的欢迎。

对于战役系学员来讲，如何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尊师重道，处理好学员与教员的关系，也是我们曾经遇到的问题。正科学习开始不久，恰逢全军实行军衔制。1955年9月，我们系的学员中，刘震、李天佑、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等5人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5年授衔后与龄松的合影

22人被授予中将军衔，我是其中之一；其他同志被授予少将军衔。我们这个系，就成为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将军系”。

佩戴军衔后，等级就显现出来了。教员们的军衔，大大低于我们这些学员。按照内务条令，军衔低的军官见到军衔高的要主动敬礼。而按学院规定，应是学员先给教员敬礼。这就产生了“矛盾”，究竟如何处理？针对这一情况，系党支部专门开会研究，提出要按照刘院长倡导的“尊师重道”的要求，放下将军的架子，牢记自己现在是“学员”，不是“首长”。面对教员，不管他是校官还是尉官，都是我们的老师。每次上课，值班员都向教员敬礼、报告。有一名炮兵教员，是我在新四军第4师任参谋长时司令部的译电员，每次路上碰到都要喊我“老首长”，给我们上课时，总有点拘谨。我便经常鼓励他，要大胆教，按学院的规矩办。我也时常提醒自己，注意尊重人家，学习中遇到问题，就及时向他请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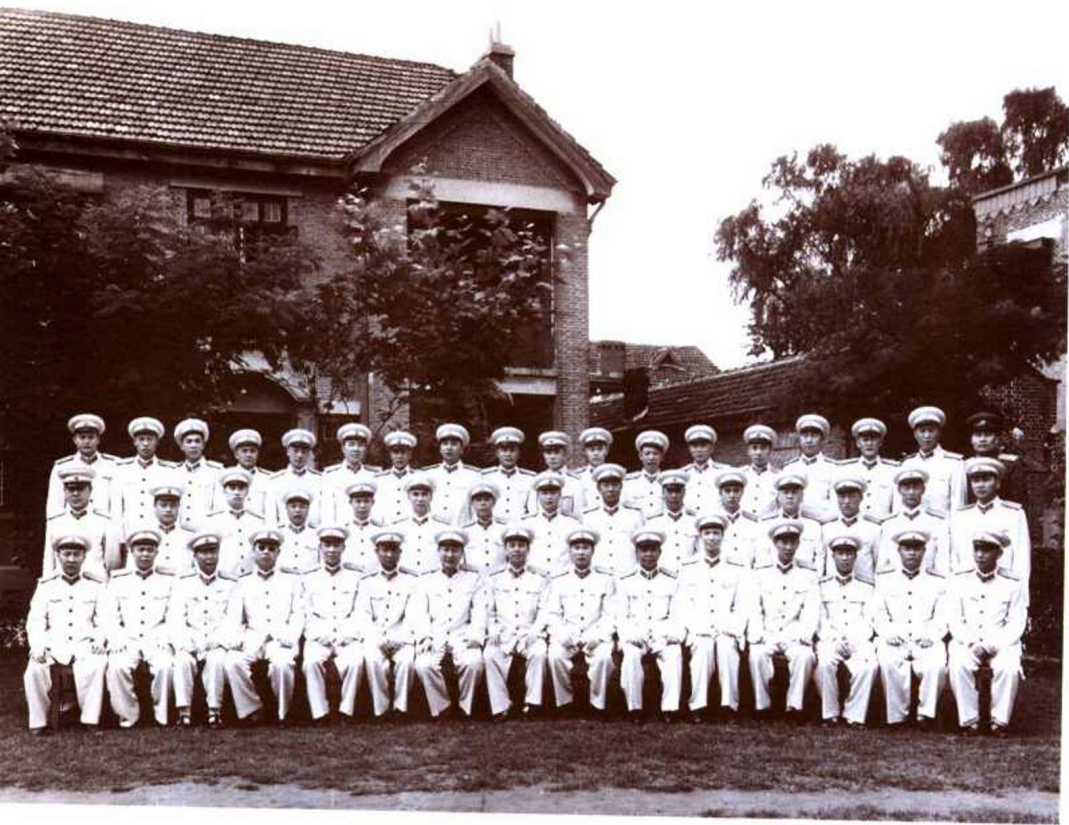
由于党支部对这个问题抓得紧，大家开始都做得不错，但时间久了，也有个别学员不够注意。有一次，一位空军上尉教员讲授“空军技术”，讲得还算不错。课讲到一半时，我们组的一名学员突然提出空军战术运用方面的问题。教员如实相告：我是搞技术的，对战术问题不大懂。但这位学员不客气地说，技术是战术的基础，战术是基础的应用。你只懂技术、不懂战术，当什么教员啊？弄得这位教员很难堪，回到办公室还哭了一场。下课后，我同这位学员交谈，提醒他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教员，况且人家还是个新教员，再说授课也有分工，讲什么不讲什么，不是他说了算。一经提醒，这位学员当即作了自我批评，并向那位教员赔礼道歉。后来，我在小组会上提醒大家：要尊重教员，有什么意见，可以通过领导反映。不能要求教员什么都懂，对年轻人应多鼓励。自那以后，我们组再没发生过这类事情。

20世纪50年代初，“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在全国叫得非常响。我军也十分注重学习苏军的经验，认为苏军是“第一支”

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我军要努力成为“第二支”这样的军队。在教学中，我们用的军事教材基本上都是苏军的。虽然我军也打了很多仗，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但那时还没来得及加以系统、全面的总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暂且如此。这样，就有个如何处理学习苏军经验与总结我军经验的关系问题。刘伯承院长的看法是：既要学习、总结我国革命战争的经验，也要学习与借鉴外军先进的军事理论。如何学习外军先进经验？他多次强调过：“我们学习外国经验的时候，必须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学以致用是我们的原则。”

那时，院校初创，经验不足，从理论到实际要有一个过程。一般来讲，都是采取先拿过来，然后在应用中逐步消化的办法，因而在教学中难免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有的教学内容照搬苏军的东西多一些；想定作业，不管实际地形和客观情况，硬套教材中的理论原则和战役、战术数据；在作业方法上，过多地要求数据计算，战斗文书冗长，影响对主要问题的思考和把握；教学方法不够灵活，授课时间采用“六小时一贯制”；考试频繁，每一主要课程学完之后都要考试，另外还有学期考试、学年考试和毕业考试。考试时，既有主考，还有陪考、监考，就像搞“三堂会审”一样。这三人在考场上一坐，无形之中就增加了学员的压力。有的因为紧张，一下子答不出来，血压升高，甚至当场晕倒。客观地分析，这些多属教学方法问题，不难解决，有些也是按上级规定办的，不是学院自己可以做主的。为了改进教学工作，一些学员坦诚地向学院作了反映。

刘帅很重视，专门到战役系党支部听取意见。他作风民主，边听边记，使我深为感动。座谈中，多数同志的发言是善意的。但也有个别学员情绪偏激，甚至模仿刘帅的口音，讲一些刻薄的话。我很反感，认为不能那样对待刘帅。有的学员还把这些意见反映到了上面，国防部曾派检查组到学院做过调查，这也成为后



1957年军事学院战役系学员毕业合影，前排右五是我

来发起“反对教条主义”运动的诱因之一。

1957年6月下旬，战役系进行了毕业考试。不久，国防部长彭德怀签署命令：军事学院战役系52名学员毕业考试及格，准予毕业。

7月5日，学院举行战役系毕业典礼。当我们手捧毕业证书时，心里都很激动，掩饰不住兴奋之情。3年学习，有苦有甜。何况，我们都已过不惑之年，在打了多年仗之后，能够进高等军事学府深造，真是不易！

毕业典礼后，按照总部的安排，学员没有马上分赴新的工作岗位，而是于7月上旬到上海、舟山等地参观见学，进行防空、